

◆ 一个克隆人的故事

末遂的疯狂

黄宗之 朱雪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遂的疯狂/黄宗之,朱雪梅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5306-3801-7

I. 未… II. ①黄…②朱…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85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99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定价:15.00 元

目 录

序 幕 教堂血案 001

第一章 精神失常的证人 005

第二章 不育症夫妇 016

第三章 核辐射的恶果 029

第四章 杰克拒绝涉足克隆人 038

第五章 海滨酒吧的会面 051

第六章 一百万美元酿祸 065

第七章 克隆人基地 073

第八章 克隆人背后的黑幕 086

第九章 暴风雨夜的黑影人 096

第十章 乔治策划了感情计 107

- 第十一章 举世震惊 118
- 第十二章 不能坐以待毙 125
- 第十三章 逃出美国 135
- 第十四章 墨西哥境内找证人 146
- 第十五章 第一次法庭较量 156
- 第十六章 虎穴历险 164
- 第十七章 布莱德引雷德上钩 177
- 第十八章 布莱德的一步错棋 185
- 第十九章 布莱德决不放弃克隆人计划 197
- 第二十章 雷德再次被追杀 205
- 第二十一章 一盘重要的录音带 212
- 第二十二章 谁杀害了玛丽 227
- 第二十三章 逃往德劳龙镇 234
- 第二十四章 克隆人胚胎流产 243
- 第二十五章 寻找莱丝的下落 248
- 第二十六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55
- 第二十七章 正义与狡辩 263
- 第二十八章 遗憾的结局 273

尾 声 这不会是一个句号 277



序 幕 教堂血案

一阵尖厉的电话铃声在漆黑的卧室里响起。铃声急促，不停地重复在房间内回荡。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曼菲尔·李从沉睡中猛然惊醒，伸手从床头柜上抓起电话筒。洛杉矶分部的刑事调度员通过内线电话系统，紧急传呼曼菲尔。曼菲尔直觉到一定有重大案件发生。

电话那头传来探长大卫·安德森急切严峻的声音：“曼菲尔·李先生，你马上动身去墨西哥马扎特兰市。墨西哥国际刑警通报我国国际刑警总部，在一起原因不明的凶杀案中，两名美国公民被杀害。国际刑警总部需要我们给予协助。FBI总部考虑到这是一件特殊的案件，鉴于你的华裔身份以及你有医学学位和警官学校毕业的背景，总部选派你参加国际刑警的行动。洛杉矶国际刑警分部的直升机将在十分钟内到达FBI办公大楼顶层停机坪，



你务必在十分钟内赶到。”

军令如山，曼菲尔探员二话没说，丢下话筒，迅速穿上衣服，拎起公文包，冲出卧室跑向公寓底层的公用停车库。随着电动车库门的开启，曼菲尔驾着车，飞速驶上大街，朝洛杉矶市中心的FBI办公大楼冲去。

一架直升机在洛杉矶市中心的夜空中盘旋着。在摩天大楼群上方旋转了一会儿后，直升机的探照灯投出一股强光，穿过黑夜的天空，直射到FBI的楼顶上。那强光柱像一条巨大的光缆，以FBI的楼顶为圆心，一头拴在直升机上，在如墨的夜空中画着圆圈。

曼菲尔探员摸出一只半圆形紧急呼叫警灯，放到风驰电掣的汽车顶上。警灯闪着黄光，尖叫着，在幽暗的时有车辆和行人出没的大街上一路呼啸而过。他必须在直升机降落到顶楼前冲上楼顶，安德森探长的命令从来都没有像今夜来得紧促、分秒必争。曼菲尔还不知道他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大案，但从安德森探长的口气中，他已经察觉到这绝对是一宗意义不同寻常的案子。他一边把握住方向盘，一边透过玻璃车窗朝天空仰望。直升机已经在FBI大楼正上空停住，准备向下垂直降落。

曼菲尔冲进FBI大楼，跑进高速电梯，直奔高楼层。当他从出口跑向顶楼停机坪时，直升机已经在停机坪中央的靶心处落定。飞机顶上的螺旋桨不停地飞转，刮起一股夹着尘埃的大风从飞机顶部扫向四周。曼菲尔迎着风，朝刚着陆的直升机跑去。大风撩起他的衣服，吹乱了他的头发。他提着手提箱，迅速奔向机



门,跨进刚开启的门洞。

经过两个多小时飞行,曼菲尔探员和洛杉矶的两名国际刑警到达了墨西哥马扎特兰市警局。他们被带到警局管辖的停尸间。陪同他们前来的墨西哥国际刑警马里沃先生从墙边一整排的冷藏尸柜中拖出两具用白布盖住的尸体。马里沃撩开头部一端的白布,曼菲尔眼前惊现出两副令人惨不忍睹的面容。两位受害人均是头部中弹,一位是留披肩黑色头发的亚裔中年女子,另一位是剃着平齐褐色短发的白人青年。

看完尸体,曼菲尔一行又被带领前往被封锁的案发现场——马扎特兰市区靠近海滨的圣泊尔教堂二楼。一间由教堂唱诗班房间改装成的配置了现代化生物实验仪器的实验室让曼菲尔探员疑云顿生。

“教堂内为什么会有做生物试验的实验室?两名死者是什么人?他们身为美国公民,为什么会死在墨西哥的教堂内?是谁杀害了他们?”曼菲尔带着重重疑问回到了洛杉矶。两具尸体也在当天由洛杉矶警局的直升机接回了美国。

由法医急传过来的验尸报告和身份鉴定让曼菲尔大吃一惊:遇害的女子正是几个月前震惊世界的克隆人实验的重要研究人员、著名的华裔生殖遗传学家、妇产科医生徐玛丽!从FBI华盛顿总部资料库检索到的资料证明,一个月前,洛杉矶的两名报案人称,圣约翰大学分子遗传学家布莱德教授诱骗两名女子卷入了危害人类的克隆人试验。现在一名涉案女子已陈尸墨西哥,另一名涉案女子莱丝至今下落不明。



正当曼菲尔被断了头绪的案子困扰时，一个紧急求助电话再次把他带回到墨西哥。

马里沃警察十万火急拨通了曼菲尔的手机，他告诉曼菲尔他们在马扎特兰市城外的树林中寻获一名被捆绑在树干上的墨西哥妇女。该妇女供出她是真神教墨西哥教区的头目泊布罗先生家的佣人。

泊布罗先生正驱车前往德劳龙小镇，他此行的目的是争夺一张重要的光碟并将杀害曾经怀有克隆人胚胎的流产妇女莱丝。

马里沃的电话刚断，曼菲尔的手机再一次响起。洛杉矶国际刑警组织通过安德森探长通知他，上次赴墨西哥的原班人马将再次飞赴马扎特兰市，参加营救莱丝女士和逮捕通缉嫌犯布莱德教授的行动。莱丝女士的生命危在旦夕，洛杉矶警察局将启用最新型高速直升机火速飞赴墨西哥。

一架深蓝与白色交织的直升机从洛杉矶FBI楼顶升起，冲向昏黑的夜空。飞机载着曼菲尔探员和洛杉矶国际刑警组织的两名警员，朝西南方向“噗噗”飞去，飞翔在闪烁着寥寥星光的深沉天空中。曼菲尔探员从飞机窗口朝窗外望去，连绵的山脉和无尽的灯海组成的大都市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深远和静谧的夜色里。脚下的土地和人们正在沉睡中，没有人意料到这架奔往异域的飞机将在另一个清晨到来前撕开夜幕，把一个骇人听闻的淌着鲜血的故事呈现到人们面前。



第一章 精神失常的证人

夜已深沉。夜色中的洛杉矶市中心,千万个灯火通明的窗口把摩天大楼群剪影在西海岸美丽的夜幕中。

曼菲尔探员仍坐在办公室里。他的心情凝重,马扎特兰市圣泊尔教堂血案和德劳龙镇上营救出来的已经精神失常的莱丝使他深陷在混乱的思绪中。

自从他与国际刑警组织警员从德劳龙镇救出莱丝后,FBI总部授命他侦讯被逮捕的布莱德教授涉嫌克隆人类并杀害徐玛丽医生的案件,安德森探长把从布莱德教授手中缴来的一张光碟的拷贝交给了他。这是一张极其重要的光碟,它不仅记录了徐玛丽医生参加克隆人实验的全部技术资料,也记录了玛丽被杀害前的生活经历。

曼菲尔把玛丽亲自记录下的生活日记读了许多遍,他试图



从玛丽留下的记录中找到解开这起震撼世人的克隆人案件的突破口。这桩引起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克隆人案件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凶杀案和科学试验的意义。曼菲尔意识到FBI总部交给自己的这个案件不仅因为遇害人玛丽是华人，更重要的是嫌犯布莱德教授的医学试验将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FBI需要一位对生物学有足够经验的探员作案情调查，自己所肩负的是一项不寻常的历史性使命，他必须全力以赴找出真相。在检察官杜勒先生向法庭正式起诉布莱德之前，他要揭开这宗骇人听闻的由克隆人实验引发的杀人案的黑幕。

曼菲尔仔细端详着这张淡蓝色TDK牌光碟，想着：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位享誉全球的分子遗传学家涉足克隆人实验，而他又为何心狠手辣举枪杀害与自己合作研究的徐玛丽教授？涉案的另一位受害者乔治是什么人？他为何会在这起凶杀案中遇害？玛丽为什么要把自己参与克隆人实验的技术资料以及个人生活经历详尽地记录下来，保存到这张光碟中？难道她早已料到自己会遭毒手，她要留下布莱德克隆人的证据、她自己参加克隆人的体验和思考以及她与乔治的爱与恨的纠葛？她的日记留下了许多让人不解的谜团。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这起克隆人实验和凶杀案中存活下来的最重要的目击者莱丝女士在经历了无数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后，精神已完全失常。在精神病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至今仍无明显改善。曼菲尔盼望她尽快康复，为他的调查和侦讯提供有力的证据。他必须找到布莱德教授杀害玛丽的直接犯罪



事实,把他送上法庭。

曼菲尔看了一下手表,指针指在晚上十一点二十分。他把秘书下班前送过来的一堆文档打开。忽然他看到一份由精神病院李察尔医生呈交到FBI的对莱丝进一步的治疗方案,便迅速展开来。这是李察尔医生为莱丝拟订的未来两个月的治疗计划书,李察尔详尽地分析了莱丝的病情和近一个月的治疗效果。曼菲尔逐字逐句地细读、推敲着。

“明天让莱丝的丈夫雷德先生到医院与莱丝见面。”曼菲尔读着一栏近日治疗项目,用黄色荧光笔画了一道记号。“这也能作为治疗计划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曼菲尔有些不解,虽然自己念过四年的医学博士,对心理与精神治疗有一些知识,可李察尔医生的这种做法很不平常,他想向李察尔问个明白。已是深夜,他会不会在医院?拿起话筒犹豫着给不给李察尔拨个电话。“试一试吧,莱丝夫妇见面定在明天呢。”

曼菲尔拨通了精神病院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李察尔的声音,曼菲尔有些惊喜:“你还在医院呀!李察尔医生,我正在看你给莱丝拟订的治疗计划,让雷德夫妇见面是你的创意,对她的治疗有直接意义吗?”他在电话中问。

“我不敢肯定,试一试吧。离开庭时间还有三个月,我是想根据这次见面的反应为莱丝安排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李察尔医生回答道。

“我能到医院来看他们的会面吗?”曼菲尔饶有兴趣地问。李察尔医生说:“当然可以,会面从早上十点开始。”



“太好了。十点以前，我会到达你的办公室。”

曼菲尔探员挂上电话，把摊在办公桌上的案卷收拾好，放到了手提箱中。他在坐椅上转了半个圈，面朝宽大的窗口。FBI大楼外，洛杉矶城里万家灯火汇成一片辽阔的灯海从他的脚下一直伸展到远处。此刻，他感觉自己是坐在一艘大船上，大船正航行在闪着波光的海面上。刚经过一场狂风海啸，大海此时已经风平浪静。他期待着一轮朝阳从他视线所及的远方夜色中驱散夜雾，冉冉升起……

秋夜尽了。薄薄的晨雾在窗外散开来。

莱丝还没有起来，护士安娜推着治疗车进了病房。来到窗前，她轻轻撩开浅荷色窗帘。阳光从窗外的树林间透过来，透过拽开的两幅厚实的布窗帘的缝隙，照到莱丝的病床上。光线是苍白的，没有丝毫温暖。莱丝的脸也是苍白的，没有血色，衬在雪白的薄床单上，显得形瘦影单。瘪干的躯体，从头到脚掩在一层可怜的苍白之下。惟有她的下腹部高高隆起，像平地忽然凸出的一座山丘。

几个金发碧眼的布娃娃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娃娃们显然被主人打扮粉饰过，脸上五颜六色，搽了口红，描了眉眼，双颊上涂脂抹粉，几处还残留着成人胭脂的唇印。手工粗糙的各色上衣，很精心地套在布娃娃身上。看得出来，主人费了心思照料这些没有生命的玩具。

安娜苦涩地回眸被一线阳光照亮的病房，巡视一个月来每



天查房的景象。她把窗帘全拉了开来，病房顿时明亮了许多。耀眼的阳光射到莱丝的脸上，睡意未尽的莱丝转动身子，背向窗户。她高挺的下腹也随着身体的转动，倒到阴影的深处。忽然她惊醒过来，快捷地转过身子，痴痴的目光寻扫着狼藉在地板上的娃娃。接下来，她的双手在薄床单下游动，从胸口的地方摸下去，一直摸到下腹部，停在下腹部凸起的肚皮上。然后她自言自语，傻傻地自满自足一笑。

安娜扎妥窗帘，亲切温和地朝莱丝打招呼：“亲爱的，醒来啦。”她走向莱丝，从治疗车上拿了药和一杯水递给她。“你早上还没吃药呢。”她温和地说。

莱丝两眼仍呆呆地盯着地上的娃娃，答非所问：“小baby不吃药，玛丽医生说不吃药。他们不能夺走我的baby。”

安娜坐到莱丝的床沿上，隔着床单，轻轻抚摸着莱丝的大肚子，像母亲待女儿般安抚莱丝：“乖宝贝，这是李察尔医生开给baby的药，他说是对baby很好的。”安娜哄着莱丝，让她坐起来，边给她喂药，边说顺口溜似的对莱丝念叨：“吃完药，打扮漂亮，今天雷德先生要来看望你呢。雷德先生是在你住院后第一次来看你，他很想你。李察尔医生说一定要等你像以前一样漂亮时才让他进医院来。他知道你要生孩子啦！”

莱丝快乐了起来，她痴呆的眼神中有了光亮。听说雷德先生要来看她怀孩子的模样，她莫名其妙变得格外清醒。平常，每天在走廊散步，或在外面的草地上晃荡，她刻意张扬下腹部，学着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一手撑着腰，一手托着重垂的腹部，姿态骄



傲，神情矜持。安娜想那一定是莱丝与雷德先生结婚以后的许多年里她最盼望的样子。谁要她做女人呢。

几小时后，安娜从窗口看到雷德先生锃亮的黑色凯迪拉克轿车停到了医院病房楼前。司机走到后座，把车门轻轻打开。她看见雷德抱着好大一簇深红色玫瑰花下了车，径直朝医院病房大楼走来。

看见一掠而过身穿笔挺深色西服的雷德和一簇美艳的红玫瑰，安娜乐了。她舞动着双臂快乐地奔到莱丝的床前。“亲爱的，雷德先生来了。他比我想像的帅多了。今天你也很漂亮，你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女人。亮起你的大眼睛，那是你最动人的地方哟！”

安娜没有提到孩子，莱丝的神情没有被激动起来，漠然地由安娜摆布着，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腹部。

李察尔医生和曼菲尔探员在雷德到达之前已到了李察尔医生办公室。摄影监视器的屏幕上显示着雷德将要去的会客厅，里面已摆了许多红玫瑰，并按照莱丝家客厅的布置设置了沙发和电视机。

雷德由护士领到会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好奇地环视与自家客厅颇为相似的摆设，静静地等待莱丝的出现。一周前，李察尔医生曾请雷德到医院，让他讲述与莱丝婚后几年的生活以及让莱丝最为激动的往事。李察尔说，过往的生活对莱丝的治疗很重要。

雷德坐在这间经过细心布置的会客厅里，想不透这样精心



安排的会面与莱丝的治疗会有任何的关连。他最想的是要看到妻子。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已经完全疯了。事隔一个多月,她是否有些好转?她会认识自己吗?雷德紧盯着会客厅的大门,期待妻子的出现。

安娜推着轮椅。莱丝精神呆滞地坐在上面,双眼漫无目的地朝向前方,任由安娜推入过道。莱丝的嘴在叨咕,声音细弱到谁也不知道她在念叨着什么。过了长长的过道,到了会客厅的门前,雷德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深情地叫道:“莱丝!”

莱丝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眼前的雷德已经很陌生,几个月时间的离别,他早就在她混沌不清的记忆中变得很模糊。她的面孔仍旧很淡漠。当这个陌生的身影一再逼近,闯入她的视野时,莱丝阴幽幽的双眼突然一亮,原本木讷的脸上闪出一些恐惧和惊惶来。莱丝畏缩在轮椅里的身子一个劲地扭动,试图把她单薄的薄背扭到前方,去挡住凸在轮椅前的大肚子。在扭到卡住不能动弹之际,她慌忙用双手紧紧抱住高高隆起的下腹,对着雷德大叫:“你不能夺走我的孩子,你不能夺走我的孩子!”

安娜停下推车,在莱丝的面前蹲了下来,绽着和蔼的笑容,轻抚莱丝的大肚子。安娜像在安慰一个刚被惊吓过的小孩儿:“呜……乖乖。Baby好好的。不怕,不怕。雷德先生是来看望你和他的孩子呢。让他也摸摸你的肚子,哎哟,baby在踢我的手呢。”安娜让雷德蹲下来,拿着雷德的手放到莱丝下腹的上部,又轻轻拍着莱丝的腹壁,让她安静下来。

雷德的眼眶湿润了。莱丝没有认出他来,让他内心陡然生出



难言的痛苦和酸楚。他手掌下没有丝毫温暖和弹性，只有绝望和悲伤。他盯着没有光泽和智慧的一张熟悉的脸，真想抱住她痛哭，用眼泪把她唤醒。

莱丝听到安娜说着自己的孩子，不再惊慌，傻傻地露出一缕笑容。雷德趁着她安静下来，把一大簇红玫瑰拿过来放到莱丝心里。“你好吗？莱丝。”他含着苦涩的泪花温情地问道。

莱丝捧着鲜红的玫瑰，嗅着玫瑰花瓣泌出的芳香，涩滞的目光中露出少见的柔情来。她傻傻地笑着，望着雷德，一只手一片片摘着花瓣，放近鼻尖，然后轻轻地吹落到会客厅浅灰色的地毯上。

以前，莱丝也是这样。情人节时，雷德总是抱回一大簇红玫瑰给她。她喜欢玫瑰的芳香和灿烂。深红而没有完全绽放的玫瑰花带给她温馨和愉悦。她始终对红玫瑰情有独钟，像童真未泯的小姑娘把男孩送给自己的第一朵鲜花夹到自己童年的日记本里，珍藏在心的深处。尽管岁月已经吸干了花朵的每一丝水迹，但干枯的花瓣却仍旧散着清香，在记忆中依然如故。有一次雷德让花店送来许多玫瑰，摆满了整个客厅；就像这间满是玫瑰花的客厅一样。那玫瑰让他们家那座奢豪的别墅增添了许多温馨。但那样的光景没有持续多久。莱丝被怀不上孩子而不停地上医院检查摧毁了所有兴致。随着做母亲的愿望日益强烈，她与雷德先生的快乐也就越来越少，夫妇俩变得郁郁寡欢和烦躁不安了……

雷德蹲了下来，拉住莱丝正在摘花瓣的纤细的手，把红玫瑰



花一瓣一瓣地贴到自己坚实的嘴唇和嘴角上。红花瓣黏在雷德的厚唇上,像鲜红的血从雷德紧闭的双唇间挣扎着渗出,从嘴角处涓涓滴下。莱丝温情的双眼忽然暗淡下来,死寂得像一盏残烛被风刮灭。她双手颤抖起来。那抖动漫过手臂,直朝双肩和身体涌去。她把手从雷德的手心里迅速抽出来,恐慌地把那簇刚被拽掉几片花瓣的红玫瑰抛到地上,惊呼道:“血,血……”

“怎么啦,莱丝,你怎么啦!”雷德惊慌起来。他一把按住莱丝抖动的双手,把即将歇斯底里发作的莱丝抱住。

莱丝挣扎着狂叫起来:“血,血!”她像一匹受伤的狼哀号着:“血,玛丽流血了;我的孩子流血了!”莱丝受到血红般幻象的刺激,幽闭的记忆被突然唤醒,惨痛的往事奔涌而来。她无法抵御那些疯狂可咒的影像,全身开始痉挛般抽动,眼泪大颗大颗地从恐惧的瞳孔内涌出来,流过她苍白的脸。

“莱丝,莱丝!”雷德叫喊着,慌忙想抓住莱丝发疯乱舞的双手。轮椅在雷德的慌乱中打转,双轮辗到散落在会客厅地毯上的红玫瑰。花瓣从花枝上辗落,散了一地,又被雷德的鞋底踩烂,破碎如泥。会客厅顿时一片狼藉,到处是零落的花屑,满目腥红。

曼菲尔通过医生办公室中的显示屏幕注视着会客厅里的混战,听着扬声器中传来阵阵尖叫声。李察尔任由雷德与莱丝折腾。他向安娜叮嘱过,像莱丝这样的幻想型精神自闭症,需要足够强度的刺激。他原以为让雷德和莱丝夫妇在熟悉的环境见面可能把莱丝带回到过去的现实生活中。从莱丝刚出现在会客厅时的麻木不仁,他预料这次精心的安排要失败了。但接下来发生

